

◆ 流年碎影

西窗瘦

张旭光

屋内无窗，寡淡无味。立扇窗，俄而便有了气息，妙不可言。东窗满，南窗亮，北窗最无趣，而西窗总风凉，绕一枕残梦，幽幽切切，最是难辞。

西窗瘦。那窗可以是梅花之形，木格之态，但一定是古旧的，或幽蓝或暗红或墨褐，斑斑驳驳，清清寂寂。窗内之人，独独一个，多一个，都不答应。窗外的景况，商量好了，一律生出凄清味——悲壮的晚阳，婆婆的竹影，掠翅的暮鸟，无声的芭蕉，空远的残月，还有风雨归人……

自古才情多生自西窗。人与窗心有灵犀，似有剪不断的情缘瓜葛。那些雪、月、烛、木、影、暗、寒、霜，都在西窗的怀抱里，一躺，便是千年。不必说“西窗独暗坐，满耳新蛩声”，单只宋人的西窗，便不忍卒读：从“西窗愁对，烟月笼纱”“冷雨斜风，何况独掩西窗”，到“斜日满窗谁唤起，数声啼鸟隔溪闻”“晚云带雨归飞急，去作西窗一夜愁”，再到“一枕新凉，西窗晚两疏疏”“秋入西窗风露晚。归去懒。酒酣一任乌巾

岸”……无不苍毫带风，诉尽寒凉。文化的丰腴，总是将西窗挤兑得纤细羸弱，生生让人怜爱，无法抗拒。

西方，又称秋方。五行之中西方属金，契合秋之五行属性。所以，“西”与生俱来便附着了凄清悱恻、寒凉悲怆之感，有飞鸟归巢之意。西窗，便毫无商榷地烙上了独特的文化内涵，寂寞地瘦成一只望穿秋水的眼，看尽那天地时光。

西方之窗，固有一种自然的品性。太阳东升西落，周而复始，让西窗满盛黄昏的点点滴滴，邀来晚景经年相伴。此时此刻，不仅是百兽归巢，也正是离人相思的当口，那些思乡怀人的情绪，涨满了西窗，却瘦了一颗心房。西窗观月，正是夜半。子夜无眠者，也只能跑去西窗消遣月亮了。

每个人的内心，都有一首悲情的诗，一支残缺的舞蹈。所以，不论男女老少，大概都有一扇独属于自己的西窗，瘦伶伶地，静悄悄地，对自己永不闭合，供我们深情地去搅拌那窗里窗外的况味。

西窗瘦，似是无由，全在人心里头。



水乡 翁桂涛 摄

◆ 生活手记

收麦

羊白

当布谷鸟在村庄上空鸣叫“换工做活，浆水下馍；算割算黄，不再借粮”的时候，就是磨镰收麦的时候了。布谷鸟的催促，使村庄顿时忙碌起来，清理场院，收拾农具，准备草绳，木掀，连枷，叉耙，扫帚，簸箕，漏筛，口袋，草帽，镰刀……

镰刀，意味着收割。我们小孩对锋利的东西，有天然的崇拜。几乎每家都要备一把或几把好镰刀，平时不用，割麦时才派上用场。磨刀不误砍柴工。磨镰刀，是一项技术活，我父亲深谙此道，光磨刀石就有粗细不同的三块。收麦前的半个月，他就开始磨镰了。磨好后大拇指在锋刃上轻掠着试刀的样子，危险而神气，有侠客的气概。

镰刀弯曲的弧度，便于聚拢，可以一次割一大把。那些割麦高手，速度快不说，左右开弓，手法娴熟，而且麦把不乱，没有倒穗，真是让人羡慕，算是乡村里的能人。

割麦要趁晴天，热归热，收割晾晒都利索。阴天让人心里不踏实，经常会折腾人，好不容易把割倒的麦子拉回场院铺开，天上却落起小雨，心有不甘，也得重新捆住往檐下搬，不一会，太阳又露了头，考虑是否又得往场院里铺。农民嘛，看天吃饭，折腾也就罢了，一旦碰上淋雨天，那才叫愁人呢，好好的麦子在雨里泡久了就会发芽，成为所谓的芽麦，吃起来是苦的。

割麦如同打仗，要抢好天气。中午太阳大，适合在场院里晒麦，割麦主要靠早上。通常大人们五点就已经到了地里，我们小孩瞌睡多，一觉醒来跑到地里，大人已割倒了一大片。我们小孩，大人不让碰镰刀，也就打杂跑跑腿，倒也不亦乐乎。

麦子割倒，要抱，打捆，及时往场院运。麦有麦芒，割麦抱麦时会扎到皮肤，我们其实极不情愿干，但活路摆在这里，不干怎么成。大人告诉我们，要穿长裤长袖，可夏天热啊，小孩耐不住，就要光着胳膊。麦芒划过皮肤就发红，出汗后，痒得难受。好在我们贪玩，盼望着活路能早点干完，一旦干完，注意力很快就转移了。

把麦子拉到大场，全生产队的人在一起劳动那才叫豪壮呢！

先把麦捆摊开，在太阳下暴晒。有人按时翻麦，用麦叉挑薄。小孩在大场的阴处玩耍，用麦秆做不倒翁，编装蚰蚱的笼子，或是用麦秆来射箭，追击。

太阳西斜，热力减弱，正式的劳动开始了。每个生产队有台脱粒机，电带动，皮带传动，麦把放进去，嗡的一声就喷了出来。得有人不断填送，不断把出来的麦秸往一边拨，打捆，码放；不断把脱下来的麦粒往另一边归拢，运到一个开阔处，用漏筛过滤，除去麦秆麦包，然后扬场，进一步除去麦壳。

为了充分利用机器，这一系列工作中途不能间断。大人们分工明确，小孩凭兴趣左右穿插，机器轰鸣，人声喧腾，整个大场热火朝天，小孩就喜欢这样的集体劳动，感觉就跟过节似的，每个孩子都可以从对方脸上看到自己的笑容。日子的苦穷，似乎与我们没关系，或者说暂时遗忘了。

脱粒机一旦出现问题，只有歇工，大人们干着急。修不好，只有用笨办法，套牛拉着碌碡在场院里碾场。碾不干净，还得用连枷打，那就慢多了，天再一阴，更是雪上加霜。因此能修机器的师傅，在当时是最有本事的人。我小时的愿望，就是长大后当一名工人，我以为工人就是修机器的。这幼小的愿望，说起来并不浪漫，完全是出于实用的目的。

收麦后马上就要灌水插秧，往往不到一周，田野就会由黄变绿，从一个粗犷的少年郎变成一位水灵灵的姑娘，这种风格的变换，就像变魔术一样神奇和不可思议。麦收必须全力以赴，抓紧时间，抓住好的天气。如果遇上淋雨天，就有收芽麦的危险。如果不及及时，周围邻居收麦后插上了秧，留你一家孤岛，连出路都没有，那就麻烦了。因此种庄稼要搭伙，要种麦都种麦，要收一起收。家里没劳力的，要趁早打算，跟别家换工，或请麦客帮收。

如今有了收割机，效率大大提高，劳动量大大减少，麦收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忙了。但小麦总归是主粮，麦收在夏天，那是热火朝天的丰收。麦浪滚滚，这种温暖的意境，在人们的心里已留下强烈的印记。

◆ 江湖脸谱

读书的收旧人

谢文龙

那天，我从单位出来办事，在一处门面房门口看到了让我“震撼”的一幕。

一个60多岁的师傅坐在一辆电动三轮车上，低着头静静地看书。在他身后，一块红色的广告板上写着“废品回收”，从被他挡着的板子上还能看到“铜、铝、电动车、搬家……”等字样，最下面一行是他的手机号码。显然，他是一个从事废品回收工作的人。

我仔细地打量了他。他上身穿着白色短袖T恤，下身穿着黑色裤子，脚蹬一双蓝白相间的运动鞋。留着短短的头，胡须刮得非常干净，整个人看上去特别精神，一点也不像其他收废品的师傅那样衣服零乱或者脏破。

他捧着的是一本泛黄的书，起码有三四百页厚。尽管周边的人来来往往，他却像进入了无人之境，看得那么专注、那么投入，仿佛周边的吵闹跟他没关系。

本来我想上去看看他在看什么书，又怕打断他，影响他愉快的阅读，那是多么不礼貌的行为啊！往前走了几步，我还是不忍就此路过，连忙掏出手机，远远地给他拍了一张照片。

不知道这本书是他回收废品时捡到的，还是他特意带出来

的。不管这本书是怎么来的，他在闹市中捧书而读的举动，就非常了不起，更是深深地打动了。我

我也见过不少回收废品的师傅，他们等待主顾打发时间时都在刷着手机，不时还会笑一下，或者哼几句。他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的读书的收旧人。

之所以看到他在读书时的这一幕让我“震撼”，是因为现在还有多少人能认真地、安静地读书。全民阅读率的下降是不争的事实，大家空闲的时候宁愿刷手机、扯闲篇，也不会耐心地去读书。作家田兴家是一名数学老师，他在短篇小说集《追山》中就写道“很多语文老师既不读也不写”。从我接触过的学校老师来看，这话是公允的。

我自诩是一个读书人，觉得自己读的书不算少。去年读了66本，今年到现在读了40多本。看起来已经很不错了，其实很多时间也被我浪费掉了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琐事，总能找到这样那样的借口。如果我把工作之余的时间都有效利用起来，那么今年到现在为止读过的书肯定在70本以上，甚至更多。

看到读书的收旧人那一幕，不仅让我“震撼”，更让我汗颜。他在回收废品时，还有生意好坏的担忧，还有一家生计的牵挂，饶是如此，他还能安安静静地读书。我在工作间隙、我在空闲的时候又在做什么呢？起码我没有一直像他那样安静地看书。

读书的收旧人这种行为，不仅仅是爱好能解释得通的，他的内心一定是淡定的，他的心态一定是平和的。正是通过读书，让他在书本的海洋里不再浮躁，让他找到了精神的寄托。

